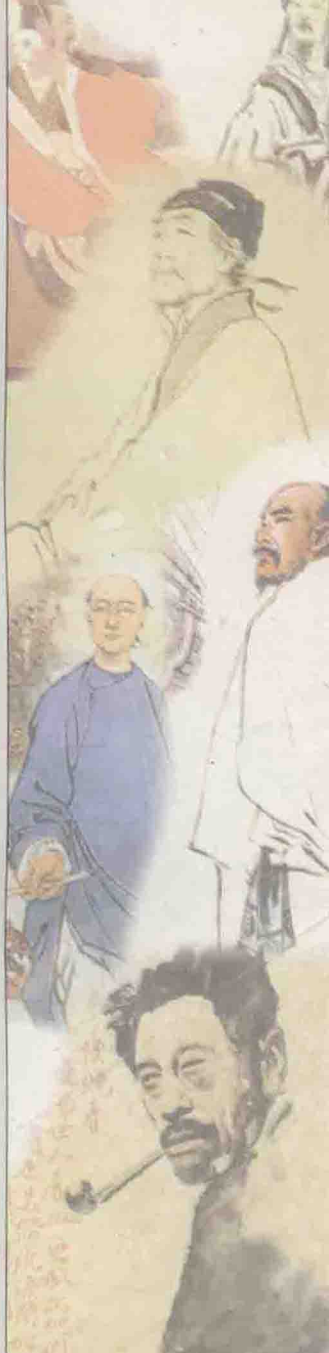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历史名人丛书

# 秦始皇

李秋云 编著

海南出版社



# 秦始皇

——秦始皇本纪——

秦始皇本纪

中华历史名人

---

# 秦始皇

李秋云 编著

海南出版社

## 中华历史名人丛书

主    编：刘文武

责任编辑：李秋云

出版发行：海南出版社

社    址：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

印    刷：河北省保定市西城胶印厂

开    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    张：179.625

字    数：3884 千字

版    次：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    数：1—10000 套

ISBN7—80617—737—X/K · 39

定    价：（全套 50 本）总定价 225.00 元

## 《中华历史名人丛书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刘文武

副主编：蒋卫杰

编 委：马丹梅 葛 兰

丁 兰 刘 力

邓先明 于秀杰

邵 战 齐小平

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| 真龙下凡 ..... | ( 1 ) |
| 第二章 | 贵为太子 ..... | (13)  |
| 第三章 | 傀儡秦王 ..... | (27)  |
| 第四章 | 当机立断 ..... | (38)  |
| 第五章 | 破纵连横 ..... | (48)  |
| 第六章 | 君临天下 ..... | (57)  |
| 第七章 | 南征北战 ..... | (67)  |
| 第八章 | 焚书坑儒 ..... | (79)  |
| 第九章 | 真龙升天 ..... | (95)  |

# 第一章 真龙下凡

## 1

天寒地冻，大雪纷飞，邯郸城内，到处已是积雪盈尺，鹅毛般的大雪似乎越下越飘洒……

黄昏时分，城内灯火点点星星，将满天的云霾衬托得格外沉重。

一家不是很破旧的府第里，他身着一件五成新的黑色老羊皮袍，站在半新的绿色窗户旁边，望向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大地，思绪伴着飘飘扬扬的大雪飞向远方。他就是秦昭王之孙，名叫异人。今年只有二十出头，是秦昭王派来赵国作质子的，质子就是人质。此刻秦赵数十万大军正在长平对峙相持，一场恶战随时都会一触即发。质子是各国在结盟时，为了表示剖心置腹，互派的公子王孙。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，质子就是首先遭殃的对象。何况当时秦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各国之间，翻脸和翻书一样，今天才歃血为盟，明天说不定就会兵临城下。尤其赵国一向为抗秦联盟合纵之约的约长，

异人在赵国作质子，等于是随时有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，两国一有风吹草动，首先用来开刀祭旗，或是收为阶下囚的，就会是他这个质子。此时，秦国是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，由于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六国的联合抗秦，异人在赵国看到的都是充满愤恨的脸孔。连同样在赵国当质子的其他国家的王孙公子，对他都是内心疑惧，外表冷漠。另外，他比哪一个在赵国的质子都穷。因为各国国君对派在友国或敌国的质子，为了面子及对他内心的歉意，在经济供应上是尽量优厚的，当质子的人有花不完的钱。但异人不一样，第一，他是王孙，不是公子，他祖父秦昭王在世，父亲安国君目前只是太子，这中间隔了一层，他祖父根本想不起他这个人。第二，安国君的姬妾一大堆，儿女更是成堆成群，他亲生母夏姬甚不得宠，一年都见不到安国君一面，所以祖父和父亲心中压根儿就想不起他这个人。上轻下慢，连带主事的臣子也看不起他，应有的公费都一拖再拖，很少按时送到，更不用说用来结交应酬的额外花费了。因此，他在赵国是孤单寂寞的，不但没有一个知己之交，连酒肉朋友也没有一个……

想着，想着，他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种日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？我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回国呢？我还有可能当上国君吗？……”

就在他胡思乱想、悲叹自己命运之时，佣人赵升急匆匆地向他走来，说：“主人，吕不韦的门客求见。”异人一听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什么？赵国巨富吕不韦的门客求见？！”赵升说道：“是的，主人”。异人立即说：“请他进来。”不多久，吕剑来到异人身边，一鞠躬，说道：“秦公子，吕剑奉主

人之命将这柬子交给您。”说道，双手把请柬递交过来。异人接过请柬一看：秦公子，兹定于明天晚上辰时举行我 35 周岁生日宴会，届时请您光临。谢谢。吕不韦。异人看完对吕剑说：“请转告你的主人，就说我明天准时赴会。”

## 2

宏伟的吕家大院内，亭台楼榭。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内，座无虚席，觥筹交错，欢歌笑语，真是暖意如春。此时巨贾吕不韦正在举办他的 35 岁生日宴会。客人包括了赵国所有政要、学者名流、富商巨绅，以及各国的外交使节和质子们。这时，吕不韦站了起来拍拍手宣布说：“现在，在下要将宝藏中最珍贵的珍藏呈献在各位眼前，她不但是弹琴高手，也是歌舞天才！”说完，他朝身后的侍婢点点头，侍婢奔向屏风后，另外数名侍婢急忙点亮厅内周围的水晶灯，室内亮度突然间增大数倍。这时，众人都屏息以待，室内能听见烛心的轻微爆炸声。突然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和一阵玉珮清脆的丁当声自屏风后传来……

众人都转首凝视屏风出口，只见一位丽人在两名侍婢的搀扶下，走出屏风，众人的眼睛一亮，仿佛室内又突然亮堂很多。只见她身材颀长，体态丰盈，瓜子脸上未施一点儿脂粉，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白皙。除了挺鼻、殷红小嘴外，最奇特最美妙的是两道长长的眉毛直插云鬓，未经描画，自然漆黑闪亮。

众家公子望呆了。异人也为她的美艳所震慑，他只看了

她一眼就低下了头，心中涌起一阵阵占有她的欲念。

“各位，这位就是玉姬，她现在要为大家呈献她的琴技。”话音未落，玉姬已向各位公子叩首行礼，在几案前坐下来，先是挑捻几下，调整了一下琴弦，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情不自禁地惊叹了一声：“好！”接着她不缓不急地弹奏起来。抑扬顿挫，琴声铿锵，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琴音中。

异人不懂音律，开始时，他看见赵太子闭目击节，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，感到有点好笑，但渐渐地，玉姬那双白皙的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柔若无骨，圆润晶莹得找不出一丝瑕疵，抚在琴弦之上，又是那样的有力，似乎每一个音节都拨动着他的心弦。

慢慢地，他又不知不觉地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，仿佛她对他是一种神奇的美酒，趁着她正在弹琴，可以无所顾忌的直盯着她看。

此刻，他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，忘掉了飘泊在外所有的寂寞和苦闷，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是秦孝公的子孙，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，秦国国君的位置，怎么说也不是完全不可及的！

他那双专注的大眼，突然闪起异样的光彩，他的精神也振奋起来了，他想他此时的外表一定不再是畏缩颓唐，而是意气风发了，他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。

就在他意乱情迷，似醒似醉时，琴声嘎然而止，众人都高声喝彩，有些人甚至要求再奏一曲，只有他茫然未动。

吕不韦微笑地看着他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赶紧鼓了几下掌。

没想到，玉姬也注意到了他的反应，对他甜甜地一笑：

“秦公子也许对贱妾奏的靡靡之音听不入耳，那么我弹一段屈原所作的《国殇》，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，不知公子是否喜欢？”

莺啭似的声音使异人失神，他没想到玉姬人美，声音更美。她特意献一曲，让异人感到受宠若惊，同时也万分欢喜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了。

玉姬也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，调紧琴弦，一开始即作兵戈操杀之声，琴音高亢繁杂，前后错综，呈现出千军万马厮杀冲突的战场情景。

操吴戈兮被犀甲，  
车错毂兮短兵接。  
旌蔽日兮敌若云，  
矢交坠兮士争先。

接着，声音变得低沉——

凌余阵兮躐余行，  
左骖殪兮右刃伤。  
霾两轮兮絏回马，  
援玉枹兮击鸣鼓。

琴声缓慢，歌声变得感伤——

天时对兮威灵怒，  
严杀尽兮弃原野。  
出不入兮往不返，

平原忽兮路超远。

琴音继而急促，歌声也变得高昂——

诚既勇兮又以武，  
终刚强兮不可凌。  
身既死兮神以灵，  
子魂魄兮为鬼雄。

琴声忽断，歌声也呜咽，异人满脸泪痕而浑然不知。

赵太子见歌完琴止时，大家只顾感伤，竟然出现了冷场，连忙对异人说：“按照赵国风俗，歌者指明为谁献歌，受者应当给彩头。”异人哦了一声，由于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就把腰上的玉珮——父亲与生母夏姬的定情之物，取了出来，茫然地看了玉姬一眼，侍婢赶忙取了一只玉盘，盛着玉珮送给玉姬：“这是秦公子赏的。”众人哗然鼓掌。

玉姬来到他面前叩首道谢，异人慌忙扶起，双手触及她的柔体时，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。

### 3

异人在室内来回踱着，时不时的摇头苦笑，三个月过去了，而他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，玉姬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他的脑子里，挥也挥不去，苦于没机会再见她。

仆人赵升叩门进来，跪着禀告：

“吕不韦先生求见。”

这真使他喜出望外，快步走入客厅，见吕不韦起身要行跪拜之礼，一把拉住，行了宾主之礼后，吕不韦坐在上位。

赵升献茶，两人寒暄几句，异人不知道他今天来，想问候一下玉姬，却不知怎么开口，还是吕不韦先开口说：“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没见到几个僮仆，这么大的宅第，又没什么摆设，是不是太冷落了一点？这哪像强秦公子的宅邸？”

异人只是苦笑。

“假设公子不嫌唐突的话，我想开门见山地直说。”吕不韦正视着异人。

异人仍然是苦笑：“先生尽管说明来意。”

“公子对我也许不怎么了解，但我对公子的处境打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次拜访公子，一来是感谢公子上次的赏光，二来是想助公子一臂之力。”

异人感到摸不着头脑：“助我什么一臂之力？”

“光大公子之门。”吕不韦微笑着说。

异人在吕不韦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怜惜，他略带微怒：“我祖父身为大秦的国君，父亲是太子，先生还要怎样光大我的门楣？”

“公子生气了吗？事先说好的不会嫌我唐突的吗？”

“请直言吧，我并没生气。”异人只有用笑脸来回答了。

“秦为天下之最强，公子令祖、令尊又为秦国之至尊，当然我无能力再增加点什么！但那并不是公子之门啊！”

异人想起自己目前的处境，不能不同意，但他仍不服气：“那么，先生能帮我些什么呢？”

吕不韦笑着说：“三天以后，这里将僮仆成群，应有尽有；

三个月后，这里将是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，成为各国贵宾云集之处！”

吕不韦有点兴奋，起身对异人跪拜：“三年以后，你将成为秦国王位的继承者，不再是秦国的弃子！”

异人也显得有些兴奋，但他觉得难以置信：“先生为什么不用这份心力来光大自己的门楣？”

“公子知道，商人绝不做没有利润的生意，光大公子之门，也就是光大我自己之门，我的财富已足，只等着官位了。”

“我原来以为先生要的是巴蜀的盐、铁、铜、矿和秦国的兵器市场。”异人带着讥讽的口吻说：“想不到你的雄心比这还大。”

吕不韦冷静地回击他：“贫时思富，富后思贵，是人之常情。”

“事关重大，我得考虑考虑。”他虽然心里一万个愿意，甚至感激，但他不愿意这么快就流露出来。

“这样也好，”吕不韦起身告辞说：“这事是得好好考虑，但事不宜迟，据说秦王近来身体不好，在病榻上时间居多，一旦……”

异人明白他要说什么，一旦有所缓急，安国君继承王位，就要册立太子，他远在赵国，宫内又没有靠山，自然就没办法和弟兄们争！

使他感到意外的是：这个消息吕不韦都已知道，而秦国驻赵国的使者却从未向他提起过。

异人心念急转，表面却装得不动声色，他知道和吕不韦这种奸滑的商人打交道，得小心谨慎，处处设防，否则就会落入圈套。

吕不韦见他不言语，就知他已经动心了，边走边对异人说：“这样好了，明天下午我派车来接公子，不一定谈今天的事，小酌一番。”

“明天……”

“哦，这也是玉姬的意思，自我生日那天，她时常提到公子，今天我来时，她还一再交代，务必将公子请到。”

“玉姬？我还以为她早忘了……”异人虽然竭力保持镇定，但内心的狂喜已通过发亮的眼睛和激动的语气泄漏无遗。

“玉姬是她歌舞的名字，她原姓屈，和大诗人屈原有点儿家族关系。”

“难怪唱《国殇》唱得那么动人。”

他俩一边说话，一边走，不知不觉已到了大门口，吕不韦临上车还问了一句：“明天下午，考虑的时间够吗？”

“一天一夜的时间，我想应该够了！”异人喃喃地说。

## 4

吕不韦府内，琴声悠扬，香烟袅袅……玉姬那双凝脂双手时快时慢地在琴弦上移动，每一个乐音都似乎敲打在异人的心灵深处，他在这美妙的乐声中幻想着未来的美好。

他和吕不韦已达成了可行的计划：

首先，在吕不韦的协助下，异人广结赵国政要人员和各国质子、使者，多纳门客，周贫济穷，积仁积德，遍传贤名，形成他在赵国有举足轻重、权贵仁义的形象。

继而，由吕不韦买通太子夫人——华阳夫人，动之以情，

使她能求安国君立异人为她的嫡嗣，因为华阳夫人颇受太子的尊重，但膝下无子；并采取财物及恐吓双管齐下的方式，说动阳泉君——秦王的内弟，在秦王夫妇面前说异人的好话，因为太子立嫡，还得征求父王的核准。

再次，在邻近乡间营造一处紧急避难所，一旦秦赵发生战争，可以到那里隐匿。通过这一番的深谈，异人对吕不韦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想，假若有一天自己真能继承王位，吕不韦将是他的贤相能将，能辅助他称霸天下，达成他维护天下和平的愿望。

此刻，他忘掉了王孙应有的矜持，站起来蹒跚地走到吕不韦面前，举起杯说：“吕先生，这杯敬你！”

吕不韦慌忙站起举杯回敬。

异人又将自己的杯子斟满酒，又举杯说：“这杯有求于先生，我先干了吧。”

“公子尽管说，不韦将身家性命都交给公子了，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？！”吕不韦微笑着说。

“请先生将玉姬赐给异人！”异人很艰难地一字一句地吐出这句话。

玉姬听到这句话，“铿”地一声，将琴弦弄断了两三根，人也躲到屏风外去了。

异人以为她生气了，请求吕不韦去劝说，吕不韦微笑着出去了十分钟又折回原座位：“没事了，玉姬说她对公子自始就有好感，她也知道以公子的身份，明媒正娶她困难重重，是不可能的事，但她自己不愿受委屈，要求你对外可以以纳姬的名义接她过去，但对内要行正娶之礼，而且一旦生了儿子，就要将她扶正，在此以前不得娶正夫人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只要她生了儿子，理所当然的能扶正，有了她，我不会再娶什么正夫人的。”异人此刻只想得到她，不管什么要求都会答应的。

“那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玉姬从小孤苦，我早就看出她与众不同，却未想到她将来要母仪天下，哈哈！”吕不韦得意地笑：“我以长兄的身份，将陪一副丰厚的嫁妆。”

“长兄为父，请上坐受妹婿一拜。”异人将吕不韦推在座位上，低头就要拜。

“公子，这个玩笑可不能开，虽然是一家人，君臣之礼不可失。”吕不韦说着拦住异人，自己反而低头拜了下去：“今后玉姬还需公子多体谅、关照。”

择了黄道吉日，不到一个月玉姬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异人。

## 5

秦昭王四十八年，也就是赵成王八年正月正日，天空依然飘洒着鹅毛般的大雪，邯郸城内到处都是皑皑白雪，凛冽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个不停。

异人的大院里，装饰一新，富丽堂皇。这里奴婢成群，一个个忙东忙西，出出入入，显示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。忽然，一阵婴儿响亮的啼哭从一间暖意如春的产房里冲了出来，仿佛要和呼啸的北风比个高低。只见一个侍婢兴冲冲地奔向异人的书房。

“恭喜老爷，正时正刻，夫人生下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公